

小說組 | 高雄獎

蔡昇融

〈回到泵島〉



個人簡歷 |

新北市汐止人，喜歡閱讀及游泳。書櫃上積累成疊花錢購買卻不會翻閱的新書；因長期怠惰運動提早進入變態發福期。最近的興趣是聽小孩子童言童語。

得獎感言 |

年輕男孩告訴我，他南返回到父親住處，兩人一口一口慢慢抵下威士忌酒。語氣那樣平淡，嘴角卻是喜悅。他的神情讓聽的人發暖融化，亦能明白他內心某一部分固執也融化了。

謝謝好友老劉、阿芬、阿琦協助南下交通；謝謝活動團隊及評審，文字被看見是幸運的事。

傍晚，玻璃帷幕外的天空半暗淺亮，米色厚重捲簾嚴實掩著，天氣晴朗或陰雨，一時分辨不清。初春，晝夜長短紛歧，縱身一晃幾日不見，成為不同樣貌；晴雨更加無常，從前人說春天後母面，當週預報水氣，經過午間片刻又瞬即改變。

廊道地毯顏色是不規則漸層的藍，暗色多一些，柔軟的長纖維把每一雙跟鞋碰撞出的急躁聲響一再收斂，但細碎震動猶是笨重的鼓棒，帶動同一樓層室內空間加速擺盪。

耀中，六剪。怡婷，十三剪。

晚間新聞一八〇〇開播之前，攝影記者攜著他的文字伴侶，容身狹仄的剪接室，快手催生即時消息。幾張新鮮列印的文稿，自個別採訪組交到剪接師手上，內容記述的是地方焦點或國際要事。

當他被指派坐進第六剪接室，駐地攝影經由 FTP 回傳的畫面已轉檔結束，回調資料素材已就緒，地方中心編輯已過音，他開始結網築巢般建構一則有聲有影的 SOT。

這是一則長度三分鐘的小專題，談及企業南向投資計劃，大舉招募人才，街訪北部民眾「南漂」意願。街頭噪音過度嘈雜，他將二軌音量降低，依據文稿擷取民眾答題旨意。

出社會六年的男性課員稱自己是北漂族，最不習慣臺北冬日連綿細雨，終究等待時機成熟乘勢南返；方自大學畢業的年輕女孩搖搖頭，推諉在意家人親友，腆笑模樣像在訴說心愛的人在盆地；女房仲細細斟酌，衡量物價、房

價、理財收支，南漂不失是個選項……

耀中，先傳先傳，來不及了！

催促聲中，目光掃描影音品質、轉場銜接連貫性，效果匯出，預留安全畫面，端著滾燙的糕模出爐。

離開剪接室，自口袋抽出手機，錯過幾通來電，回撥，父親向他詢問排休。

公司外下班車流讓馬路每條單向道參滿躍躍出柙的獸，天空一片鉛灰氣流鬱鬱沉沉，獸就要濕身。聽說南部連日晴空讓水庫暴露旱土，水利署正尋契機施放氯化鈣焰劑，盼增雨勢化作一場及時雨。

一出捷運站，想抽菸，想將步伐放慢一些，腕上一杯奶蓋茶沿路拎著，在車廂內沒敢偷喝半口。

瑜打電話給他，提前到了，正在校園踏步，只能請她稍等，他不想趕路，不想顯露慌慌忙忙的模样。轉向騎樓背風處，低頭撥轉打火機火輪，一陣焰苗竄升眉心，右眼睫毛被烘得捲曲。

停靠路旁的小貨車，他把大面窗充作鏡子，細看鏡內反射倒映自己——黑眼圈，烏髮雜亂。剛剛特地在站內廁所將南下三百公里的倦臉清理乾淨，以為能夠精神一些。

有多久不見瑜？上一次是在大學謝師宴上；不是，是在盆地近郊的小酒館內，為了彼此南返拉鋸。「兩年，再兩年我們一起回去。」杯與杯碰，唇與唇碰，恍惚之間他以為那是把她留下的憑據。

翌晨，她還是遠行，像是設定幾道鬧鐘就輕易把前夜的酒意沖淡；只有他，誤以為自己是一瓶醇厚烈酒。

沿著哈瑪星街區緩緩走進西子灣隧道，久未返此，不確定是人變了或景變了。樣貌看似大學生的年輕人自反方向與他擦肩，隧道中間一扇乳黃色舊鐵門，總有人佇足對它拍照。壁面矮處，一幅卡通臉孔噴漆塗鴉，在昏暗空間內，表情看起來格外戲謔。

瑜等候在隧道出口，踏步的剪影是她，小步與小步之間頻率未曾改變。與她對眼那一刻，他視線本能地轉移，瑜露出齒白突顯女性魅力。

「我要回高雄幾天……」在臉書對話框內他鍵下文字。每一張關於瑜的照片他都看過，感情狀態亦是。「你可以來找我。」只有被生活切切實實洗練過的人才能回答得這麼自信。兩年，他始終在原地打轉。

他不確定用什麼理由與瑜見面，正如不確定畢業後留在臺北那幾年他們之間的關係。瑜問他要住在哪裡？他說父親那邊也許有張小床可以提供過夜。瑜就沒再接話了。

什麼都沒想，週五上午搭客運南下，第一個要見的是瑜。他只能盡力偽作若無其事，用淺笑武裝。

從校區往海濱走，瑜的頸上懸掛一臺微單眼相機，機身外觀霧銀混黑，樣式仿古。瑜隨時在赭紅建物前停步，用鏡頭擷取校舍與綠樹參差光影，青春身軀奮踏鐵馬自路側經過，瑜即刻捕捉。他被快門聲冷落。

他記得她熱愛拍照，但未必執著；她解釋僅是隨取素材刺激構圖想像。走近瀕海防波堤，那一條往海面延伸細長的堤道被鐵柵封阻，從前他們總能站在鐵柵邊緣輕易騰空跨越，直至盡頭的白塔，沿途看見漁人竿線勾起魚蟹。

今天看樣子是完全走不過去了，兩側多了放射狀護欄，護欄下方是海。瑜替換一顆長鏡頭記錄突破重圍的釣客。

「妳怎麼過來的？剛沿路搭捷運轉乘，車廂空空的。」

「還是習慣騎車，不是每個地方都有捷運到達。」

「回來這裡，我沒有交通工具，很不方便。」

「我不能待太晚，晚餐之前一定要離開。」

瑜這樣說，眼神並不轉向他，只是放鬆看向海的遠處，面無表情難以望穿。

上臺北那年，他與瑜同樣走到這裡，瑜把玩一臺輕便數位相機，瞄準海港、防波堤、校園、山勢攝下一張環景圖。他誤認當時自己也被鏡頭攝下，實際上是存在照片與照片之間的接縫，環景拼湊完成時，被接圖軟體自動裁去。順沿海

堤一路走到蘿蔔坑，無論是十八歲抑或現在，兩個人識趣地不相擠入短窄的坑內。他坐上高處，雙腳跨放鄰座的泥柱，瑜總是站在遠處，或翹腿靜坐對向石椅，與他相隔一個走道距離。

瑜把微單眼交給他，機身輕巧鏡頭龐大，恰如瑜那張不合比例的臉，從正面看，五官之外只剩雙頰露出一點肌膚。他將相機端在眼前，尋不著觀景窗。「直接看液晶螢幕。」瑜站一旁提醒。

喀擦、喀擦，清脆快門聲對比青澀從前，瑜是一個念舊的人，過往一張 4G 記憶卡塞滿各階段照片。她是生活的導演，有故事的畫面捨不得刪除，共同朋友聚集，提及某一年份某次碰面某一頁精采的橋段，都可以快速在瑜的相機內找到證據。

他正在預覽，按動箭頭好奇瑜近來拍些什麼，按到一定程度便不敢再往前，就要穿幫。虛張聲勢再端起相機，又不小心近靠眼前。

「你多久沒上去了？」瑜轉過臉，望向山勢那頭。

「我不曉得，很久了，也許二十年，也許超過。」

「也沒跟朋友上去嗎？」

「沒有，完全沒有，畢業之後我連高雄都很少回來。」

相機回到瑜的手上，太陽處在遠海仰望的高處，正依循軌道慢慢近海，日光被飄動厚雲半翳，雲色透出細微金黃光暈，模稜兩可的熱度。

瑜說山上換了樣子，漸增遊人爭入都市之肺。他們共騎她的小白車在山徑爬坡，能聽見引擎不停喘吁。經過文學院續往內走，一路直抵山海宮，山海宮旁側有條小徑迂迴，循階梯往下不難找到咖啡店歇腳。

小週末下午，店內座無虛席，少數人走往室外露臺看景，怕熱的人全擠在冷氣房。比較靠近窗邊的位置，猶能見海，他們勉強在室內找到一張小桌坐下。

假使記憶不誤，舊時光與屋子並不如此近海，比較轟

立在山區微陡的地勢，連續幾間民宅湊聚一處，旁邊滿是綠蔭；藍色的海，是站在一處相對高的地勢往下俯瞰的視覺。

「這是妳的第幾臺相機？」

「第三臺，你見過從前另外兩臺。」

「沒有，我只記得妳鍾愛的小粉紅。」

「大學的 500D 你明明也見過。我知道你們系有自己的暗房，但是我們攝影學已經不洗底片，大家都拿數位機入門。」

他一時搞不清楚瑜究竟在敘述哪個他所未經的平行時空，瑜是忽略還是假裝，假裝忘記到臺北後對他刻意疏離。

「我看妳臉書，知道妳跟朋友一起經營工作室，照片風格很清新，我喜歡。」

「都有調過，你被騙了；你……還在同一個地方工作？」

該怎麼敘述呢？不曉得這樣形容對不對，他覺得當時瑜狀態是脫韁，想試試在大盆地能跑多遠，然後與他疏離。一

直到傳播學院謝師宴，他看見她將曾經模樣尋回。

「你變好胖喔！」瑜一開口他就明白了。還有無比整齊的馬尾。

他沒有變胖，而是原本乾癟身形更加消瘦一些。

太陽更靠近海面，水光粼粼看不透海的顏色，從咖啡館的角度望出去，巨大貨輪正頻繁進與出。船上的漁人，悉數都要歸港嗎？還是有些正準備遠離？兩方的心緒該是

截然不同。

「你爸呢，還住在原本的地方？」

「一樣，住在朋友的房子。」

其實，他不確定瑜所謂「原本的地方」指哪裡，可能是指他與爸媽在左營賃居十多年的透天厝；也可能指他到臺北之後，爸與友伴同住的房子。

每一件事他都曾經鉅細靡遺對瑜訴說，但發生在哪個時間點以及口述的先後，或是瑜記得多少，她用魔鬼或天使身段聆聽？他只能主觀認定時間軸上最近的事就是瑜所知曉的最新訊息。

咖啡館的音樂很輕盈，飲料手作，他放下手機將眼神凝聚在瑜的眉心。這樣比瞄準她的雙眼自在，瑜也不至於誤解他沒有專心傾聽。

想抽菸，習慣嘴內保有菸味，走出店外踩上路旁陡峭階梯，拐彎轉往小漁港。漁港外圍成列消波塊勾勒腹地與動線，零星排筏靠在港岸，脫不了孤伶氣氛。

這裡空氣帶有鹹味，海水的潮氣，菸氣通過鼻咽後反而縮小了，被海風打亂。漁港背面是山，坡上建物向下延展樑柱死命想抓住地面，地面明顯錯位了，撕開一條極大的裂縫，又明顯經過水泥修補，坑坑疤疤地填充。那些懸空翹高一隻腳的木柱，不知內心是否也跟他一樣存在些許不踏實。

「這裡每年都在滑動，往海峽那頭。」他熄菸，將菸屁股捏於指間。

「所以你們遠走，但附近看來還有多戶人口。」

「我不知道有沒有我爸認識的人，也許有，總有舊識一輩子根屬這裡。」

「滑動會停止嗎？還是一路往海裡去？」

「我不曉得，如果會，大概就雷同脆弱記憶逐年被鹹水沖散。」

礁石上，男人戴小帽握持釣竿盤踞不動，身子如同巨石沉穩，不急不躁。他與瑜步回咖啡館，燒炙毛孔重新澆上冷空氣，這下午反覆在冷熱徘徊。

「明天要去哪裡？」瑜騎乘小白車，言語在風勢中呼喊。他靜待在後座椅墊，還在拿捏乘客與駕駛的適當距離。

在巨蛋附近，走進網咖閒坐螢幕前廝混整個夜晚，星期六一早睜著充滿血絲的眼，搭捷運去找父親。父親的住處他不只一次去過，出捷運站動線、周遭店家仍具印象，最壞不過是照父親發送的地址按圖索驥。

2008 全球金融海嘯那年，他僅是個未成年的高三生，電視新聞聳動下標「雷曼兄弟破產」、「臺股開盤攆破4000點」，他感受不到那些文字的鋒利。只是，同年深秋，母親走了，在高速公路走了，速度太快，來不及悲傷。

他一度認為大腦或心理在當下開啟一道防護機制，讓他容身甲冑抽離地配合處理母親離開後的事。處理完畢，脫去盔甲，才一身癱軟在現實情緒裡。

媽走，爸也走。父親說要去外頭晃晃，留下錢，不留

消息。放學後，他獨自用鑰匙轉開透天厝大門，深夜亦不要緊，無人理會。倘若走到騎樓下，發現客廳燈亮，同時伴隨電視巨響，父親習慣將音量轉大，倒冷水沖一杯茶，發愣眼神將肥皂劇過目。

父親問晚餐吃什麼？他騎腳踏車到大路外帶餛飩加蛋，趕在麵皮糊爛之前返屋，推開被聲波震得轟轟顫動的大門，怔住，虛緩移動腳步坐上椅凳，將兩份餛飩入腹；次回他突發奇想換由父親去買，換得一個空腹的夜晚。

他將一半的自己埋進書堆，另外一半放任尼古丁侵襲，初次生起離家念頭，認為把自己擺到哪裡都無所謂了，就是一具軀體，單一的個體。拚命想找個名正言順的理由。

指考過後，確定北上，也只有北上，不作其他預想。父親說準備停租透天厝，想也必然，父親已無餘力負擔額外租金，積蓄全數押注在翻修友人的住處。大件傢俱陸續搬走，他前往賣場搜羅瓦楞紙箱將私物打包，幾天之內父親委人運走。

曾經猜想父親與友人認識多久，母親還在世是否便已交往過甚？友人是髮型師，擁有一頭烏黑長髮，不若母親，捲蓬的灰髮被諺稱「麵線」。父親的短髮出於友人之手，鬢毛與後頸始終維持一派清潔。更早之前他便認定父親頭髮修整頻率異於常態，發生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可能。

大學報到前夕，他寄宿父親的住處兩個夜晚，那是2009年夏日，住處路旁停駐多輛混凝土車，多棟屋宅搭起板模、鷹架，每戶人家爭恐在相同時間修建。

父親的住處離郵局不遠，是一間外牆壁磚翻新的三層樓平房。一樓用作髮型工作室，坪數不廣，擺設兩張理髮椅，一座半躺的沖水椅，角落停放工具推車與立式烘髮機；二樓隔間一套衛浴、一間儲藏室還有四坪大的小臥房；父親與髮型師同寢三樓。

小臥房裡一張雙層床架緊貼牆，髮型師就讀國小的孩子睡在下鋪，他較晚睡，常是躡手躡腳攀上上鋪，睡不慣亦睡不好，第二晚索性躺在一樓理髮椅過夜，背部臥濕整片汗漬。

父親教他稱髮型師為姨，他一聲都喊不出口，那是一種默許與背叛母親的感覺，內心本能抗拒。

上臺北第一年，他曾經回到髮廊兩次，為了尋找舊物。他蹲坐在二樓儲藏室，在封存的瓦楞紙箱中翻找日後可能使用的文件：中學時期獎狀、幹部證明、校外研習證書，以及一套水島新司的棒球漫畫。他將它們重新打包，託由超商宅配。漫畫佔據紙箱大部分空間與重量，從前母親拗不過央求，陪他在書局一本一本買下。

第二次回來，打包四本厚重相簿，只是簡單翻閱幾頁，就不再看下去了。相紙四邊泛起斑白點漬，靠近嗅聞有霉濕味。人家都說結婚當天勢必剪輯成長影片，他想先把素材留在身邊。

其餘遺留沒帶走的，大概會永遠匿在角落或被遺棄，至少從那次以後他再也不會碰過它們。回高雄次數減少，與父親見不到幾次面，草草約定在某個車站，父親轉交東

西給他，然後開口問，「身上還有錢嗎？」他總認為這句話換由自己反問父親也無不可。

他不再願意寄宿父親住處，單純想要自在一些，何況幾年過去睡下鋪的男孩升上國中，需要更多自我空間。

在臺北幾乎沒浪費多少時間，很快在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找到工讀職缺，超商在他租賃的雅房與學校之間，無論從哪裡出發都可以快速步行上工。倘若有人找他支援或調班，他多會同意，並且願意在年節出勤。

農曆年間臺北未必如死城，然常訪的攤商總歇業，在超商工作不必額外煩惱飲食。

出捷運站，不著急給父親打電話，以記憶為標的，順沿街區徒步。早年郵局門外馬路上矗立一支高聳電桿，電桿上端拉長幾條粗黑纜線，直接穿過郵局三樓窗緣伸進屋內。想抽菸的時候，他胡亂尋找藉口外出，心靈空落落在路上走動，總以電桿作為折返依據。

他猜想無論是父親或髮型師都明顯聞到他身上厚重的菸味，他們從未講明，而是在他踏進髮廊那一瞬輕輕瞥視一眼，讓他像個犯錯的孩子低頭迴避眼神。

至今回到這裡，電桿移除，菸猶在身上移不掉，曾經戾氣與輕浮不知赦免多少。

走至髮廊，他站在落地窗外向髮型師點頭，髮型師看見他沒多說什麼，拉開玻璃門，用手中正在作業的電剪比劃屋後階梯，目光示意他上樓。也許是後背行囊過度龐大，

感覺梯寬較從前縮減，缺少迴避空間。

二樓不見任何身影，爬上三樓，唯一一間寢室房門敞開，房內漆黑不透光線。輕敲門板，側臥在床沿的暗影回頭，坐起身搓揉惺忪睡眼，「想說不知道你幾點到，就先躺下來休息。」

父親伸手在床頭摠下開關，房間被點亮，電風扇正對著父親的面頰吹，一陣一陣把烏髮向後梳，揭露隱藏在根部的白霜。蒼老了，像是走到母親最終停留在他腦內的印象，必須用蒼老形容。

父親移動雙腳踩往地面，走到衣架前在四角褲外頭套上一件淺灰色西裝褲，把上身的白汗衫紮進褲腰內。汗衫胸前有兩顆塑膠扣，只扣下方那粒，左側衣領像不小心被誤折的書頁，外翻露出胸臆一塊肉色三角形。

「你搭幾點的車下來？」施力勒上腰帶，將尾段剩餘部分穿進腰帶孔，側眼問向他。他沒打算說謊，告訴父親星期五近午南下，與舊友見面。

父親沒過問在何處過夜，只是問他經過哪些地方？聽完他的回答，逕自嘴邊輕聲嘀咕，「都已經到小漁港了，走上面那條路進去剩沒多遠……」父親輕拍撫平褲管的皺褶，低頭看一眼腕上手錶，「中午有約嗎，要不要在這裡簡單弄點東西吃？」

三樓走道底部有一座小型流裡臺與雙門冰箱，父親打開冷凍庫取出一片巴掌大色澤半紅半白的肉塊浸水退冰，直到肉化去表面霜氣，他才看明白是塊肥瘦參半的五花肉。

父親手握利刃，依循肉紋垂直方向連續劃記，完成正面後反面亦然，以醬油鍍色，米酒、砂糖提味，最後撲灑市售迷迭香調味料。當肉醃泡在醬料裡，父親開始洗米，將五顏六色的十穀米盛滿一量杯，再倒進不鏽鋼內鍋加水用掌心按壓搓洗。

「你姨樓下工作忙，外面東西我吃膩了，還是學著煮東西。」父親俯身流理臺，肩膀顯得彎駝。他交握雙臂捧在胸前，身體重心輕靠走道壁面，不知道能幫忙什麼。

父親拉他到二樓儲藏室找酒，八年前他最後一次踏進這裡，空間半滿；現僅留下一道窄縫允許單人側身通過，一條舊花被裝進被套阻擋出入口，上面堆疊泛黃枕心還有幾件被冷落的冬衣。父親淺蹲在箱堆翻找，玻璃瓶碰撞發出鏗鏘鏘鏘聲響，他往深處打探想確認幾箱陳年舊物失散何處，視線迷失在巨幅變動的風景之中。

因為中午喝酒緣故，他想見瑜，帶著淺薄醉意與她通話，腦袋輕飄飄的，聲音也輕飄飄的。

父親尋出一瓶十五年威士忌酒，沒徵詢他的意願直接準備兩個杯子，像是在表達「你已經是大人」，我們用成年人的方式相處。他與父親面對面坐下，場景仿若電影跳接，中間一長串空白像歷時許久又像是昨天。

上次類似的場合父子二人真正動筷吃飯，也許母親還在。母親離開對他最大的影響是找不回吃飯的滿足，欲望減免，餐桌減免，飯食減免，經常胡亂扒幾口澱粉，可能

是一碗乾麵或兩顆水煎包，充作正常一餐。

瑜在鳳山，跟朋友在陸軍官校對面眷村運作工作室。他搭捷運往南，選坐最末節車廂最遠僻的位置，怕是身上酒味讓旁人不自在，不想引發誤會是自白天開始酗酒的醉漢。

從捷運站到眷村僅一小段路，瑜看穿他的酒氣，將小白車速度減慢，他認為熱日與焚風已足夠清醒。他告訴瑜方才喝酒的原委，瑜有些詫異，不知是驚訝有人正中午喝酒，或是訝異他的酒伴是父親。

瑜與朋友的屋子，外部大門重新粉刷明豔的藍色，斑駁圍牆像個盡責衛兵恪守不離，巷路之中兩隻中型犬眼神充滿敵意，瑜聳肩，睨看他的大驚小怪。

牆與屋舍之間，有一塊小前院，沿著壁垣角落栽植兩盆虎尾蘭與兩盆薄荷。薄荷盆栽散發清淡香氣，鼻子湊近聞就嗅得到。問瑜何不是認知中激烈的涼味，瑜亦不解，說不出隸屬的品種。

屋舍充滿日式建築韻味，眷村內與他們相鄰的房子皆此，頂處是淺灰色屋瓦，像魚鱗一片一片整齊排列下來。搬進來之前屋頂破損嚴重，站立下方窺天能透光，雨日屋內濕漉一地。其實不只屋頂，整處環境對比起來，都比左右未經修繕的舊屋精采許多。

拉開紗門，屋內採光極好，日光正巧占據迎門的角隅，地板染色金黃，熱度被屋簷篩掉。客廳擺置一架長矩形木桌，瑜的兩位夥伴與他對眼禮貌微笑，一下子又低頭搖動

手中滑鼠。

室內右側是一整牆書櫃，左側佈置大量照片，多以孩子為主角。其中一張男孩看來剛滿周歲，女孩更小，頭戴髮飾，身上纏繞鬆軟棉布具創世紀意象。男孩的唇貼在女孩額上，表情木訥，吐露純淨美感。

「那一張是翰拍的。」瑜為他介紹兩位友伴，翰專事動態攝影也擅平面照片；另一位是妍，企劃巧手，當為孩子拍照的場合，妍在現場擔任「引逗人」。「你別以為引逗人很輕鬆……」據瑜的說法，引逗人扮演極關鍵角色，被攝者展顏與攝影師快門搶拍瞬間，依賴引逗人誘發與連結。

妍很會逗小孩，他們立下扼要註解。

瑜自書櫃取下一本黃皮膠裝的筆札，內頁紀錄密密麻麻當初申請「以住代護」計畫構想。他們遇見喜歡的格局，從第一眼看見平面圖就開始喜歡，三個人發了瘋似的要搬進這裡。「如果你真心想要一件事想到發瘋，全世界都會幫你。」翰如此告訴他。

打從一開始，三人要把舊屋佈置成攝影工作室，希望替「家人」拍照。「其實算是自我反省，手機裡一堆朋友合照，爸媽的一張都沒有，」翰離開座椅起身走向他，「你也不妨檢視一下自己的照片集，就能明白我說的話。」

聽翰這麼一說，他本能地傻笑，在他眼裡三人都是瘋狂又實際，性格存在一些無厘頭。

屋子後方設置另個小露臺，三人將廢棄縫紉機改裝成

小茶桌，他與瑜分坐茶桌兩端，瑜正往杯子斟入從室內端出的玉米鬚茶。他對瑜說，中午他與父親同樣坐得這麼近。在

威士忌瓶蓋旋開之前，兩個男人雙唇緊閉噤口不語，像是對塵埃默禱。穀飯之外，桌面擺放三道菜：烤五花、炒花生、豆棗。尚未動筷，父親端杯，蓋開，唇啓，打破沉默，「以前妳媽買豬五花回家滷，掀開鍋蓋整間屋子都是香氣，她走了，我想學學不來，搞砸幾次沉不住氣，東西丟著就不管了。」父親執刀將成塊五花分剪小條，「我問你姨，她要我換個做法，醃好肉丟進烤箱，你也知道家用小烤箱不能調整溫度，皮焦了肉還不熟，你姨說這樣太粗魯，要我包層錫箔慢慢來，新的做法不知道行不行……你試試味道？」

瑜的玉米鬚茶有淡淡香氣。

他夾起邊緣最小一塊肉，咬斷一口擱進飯碗，碗裡十穀米添不到一半，誘不起食慾，只是抵酒。他與父親小口小口喝得慢，嚼一點花生、豆棗，甜味蓋過酒澀。一千毫升烈酒，兩人入腹過半。

多喝茶吧，茶比酒好，瑜說。

他放下杯子，問瑜記不記得小酒館的事，語氣偽作輕鬆。那年瑜在愛國東路婚紗店任攝影助理，白日外拍，夜晚有修不完的片，從最廣泛的色相平衡、階調對比一路修到肌膚紋理、體態穠纖。瑜向他抱怨，被那些飄散的髮絲以及裙襬皺摺搞死了。瑜很常抱怨，所以他臆想她只是掛在嘴邊，不會真的離開。

而他，那年是他退伍第二年，在新聞臺剪接室工作。兵役不到一年期間，瑜投遞十封信予他，其中一封填塞一塊手工餅乾，待他展信已缺角，不確定是遭蟑鼠嚙咬或純粹寄件者惡作劇。

退伍後他聯絡上瑜，始終保持訊息往來。經常發生在深夜，在結束一日倦暈的工作情緒之後，瑜將腦袋放空，無意識滾動滑鼠尋找救贖。

「你說的是哪一件事？」瑜把球丟還給他。

「我以為妳會留在臺北。」他的語氣斬釘截鐵。

從退伍到現在，他終究待在同一份工作。進入公司的第一個年節，組內同事分兩批休假，他主動選擇第二梯次。除夕夜當晚，公司發包外廚在一樓中庭烹煮麻辣鍋，現場佈置幾張桌子讓值班員工同享圍爐氛圍，沒餘暇品嚐，小鍋子端回樓上長桌擺下，繼續鑽進小房間截取畫面 in/out 點、CG 圖卡、效果、上碼，手指像是機械反射做出規律動作。

然而，他心裡的感受是——終於，終於過年不用再吃超商便當。

潛意識裡他把公司當成自己的家，他對瑜說，回到高雄他什麼都沒有。

「我以為小酒館的夜不是慰藉，是把妳留在臺北的證明。」

「我以為，是把你帶回高雄的證明。」

瑜形容自己是在外漂泊的一葉小舟，海面逗留總是量

眩，外港不是家，終要回鄉靠岸。她承認，重新踏回老家，第一個感覺是住不回去了，是世代與生活習慣差異，但不再希望離家太遠；又形容自己是陸地奔馳的快車，在油料燃罄之前必須盡快回到依賴的泵島。

後院鐵棚下，停放一輛四輪腳踏車以及紅色椅墊的扭扭車。「這裡有孩子？」他疑問。「我們都是孩子。」瑜回答。

間隔一段時間，三人在後院辦展，展前在社群廣邀成員分享照片。展覽以家人為主題，一張照片就是一則故事，同時徵求照片主角與拍攝者於展日現身說法，彼此互動激發合照美意。

「很多家長帶孩子過來，孩子有自己的遊戲區，」瑜對他上下打量，「扭扭車你也可以坐……」

他笑了，問她哪一份工作比較累？她說興趣跟業務沒辦法秤重，何況天秤未預先歸零。

「不要老講一些我聽不懂的話。」他把杯裡最後一口玉米鬚茶喝完。瑜起身，整理小桌上茶皿，雙手捧杯轉向屋內，太陽光影將面容探照半明半暗，他識不清瑜的表情。進屋之前，瑜說：「那我問一句你聽得懂的話，你現在還是覺得回到高雄什麼都沒有嗎？」

沒等他回話，瑜逕自匿失在洗石子牆壁轉角，不旋踵間遺留時空容他自省。

再次睡臥二樓小房間上鋪，中間相隔八年，換作下鋪

男孩長成、離家，在海島另一頭繞轉。

躺下的地方靠近腳踝位置有一扇鋁窗，玻璃霧白簾幕虛掩，隱隱透出街燈微光。他不斷聽見窗外尖銳的貓吟，牠們彼此試探、唱和，聲音從遙遠另一端傳來，由遠而近、由疏而密。

地板上直立式風扇抬高脖子左右擺頭，對準他吹，卻感受不到涼意，熱氣鬱在室內散不出去。

晚上回到髮廊，持續躲在二樓不作聲響，父親跟拖鞋在梯間往返，他於心不忍還是走出房外對眼。

「明天早上我想去舊家看一看，如果你不著急回臺北，可以一起過去。」父親說完，眼神在等待；他點頭，代替出聲答應。

早上髮廊門外停駐一輛白色掀背車，父親迅速整理車室內散置雜物，從開關門動作及鑽進鑽出的慣態，他猜想這是父親的車否則便是髮型師的車。

直覺坐進副駕駛座，按下 CD 播放鍵，前奏傳出立刻明白演唱曲目。他慵懶靠坐，任憑旋律起伏，心情放得很鬆。

車到左營，在圓環外圍停下，父親走往豆漿老店提著一袋早餐回來，袋內裝有甜燒餅與鹹蔥餅。父親抽出一塊鹹餅，把剩餘塞給他，父親不吃甜食。

車沿圓環接往大路，繞進舊城北門街區，用很慢的速度滑過從前透天厝。「你看，牆壁外面多了兩臺壓縮機，不曉得現在住誰……」父親咬下鹹餅，食指不斷比劃；甜

餅沒讓他的記憶變甜。

瑜說鳳山的眷村，若無意外她將持續停留直到約滿，義無反顧打造心目中的家。

當瑜這樣說，他內心總難抑問號——何謂家？何謂家人？是分隔兩地的血緣？還是共處一室的依賴？

車子繼續往南開，山區綠蔭近在眼前，非得繞過整座大山才能回到西側面海的家。父親手握方向盤轉得起勁，骨子裡是山上長大的孩子，眼神藏有親山的熱血。

從前母親說他跟父親很像，他從不認為。媽走了，他才看清自己由柔軟成為固執；父親慢慢試著由固執成為柔軟。

車子停靠山路寬處，父親走在前頭他隨身後跟上腳步。

「記得嗎？這一排屋子，你帶走的幾張照片都在這裡拍的；記得嗎？這一塊平臺，從前鄰居在地上曬蘿蔔……」父親邊走邊拋出問題，並不等他回覆，而像導覽。

打開舊屋大門，一陣濕氣滲出，他站在門外端相低矮的屋頂，總覺得眼前景象與記憶搭不上對等比例尺。他確實曾坐在背門的位置看著前方的電視，只是兩端距離為何縮得如此靠近？還有揚手奮跳都構不著的屋樑，如今墊腳就會撞破頭頂。

父親指著一道沿壁面高處擴散的細縫說：「這邊一大塊破洞去年才補，今年還是裂開，不過看起來至少漏水改善了。」又帶他看室內隔間，「牆壁油漆重新刷過，自己弄沒有很漂亮，乾淨就好。」接著又走出屋外提醒，「房

子側面這條深溝，錯開一個腳掌寬，就怕踩空，我趕緊用水泥填了。」

他問父親，附近坡地滑動會持續到什麼時候？父親搖頭，沒有日光照面，仍將眉宇皺成一團。走到大門前空地，父親突然跟他要菸，含在嘴上，邊抽邊說：

「你媽走了，我每天都沒辦法睡，覺得自己也走到盡頭。去你姨那邊剪頭髮，靠在椅子上睡了一整個下午……認識她很久了，說要搬過去她也沒說什麼，只是趕在年底前修房子申請補助，我也不好意思空手，郵局剩沒多少錢就全部領出來……這幾年我都要到白天才有辦法睡，生活開銷其實也都靠她做頭髮維持。」

他替自己點燃一根菸。

「你去臺北就很少回來，看你在髮廊住得不習慣，想說還有一間舊房子，我在這裡住三十年，你媽也住六、七年，趁現在還能補就多少修補一點。」

父親一邊說，一邊等他把手上的菸抽完，這在以前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父親跳脫成為朋友角色與他相處。

下午，父親送他到客運站，週日北返人潮湧現，等到第二班次才補上空位。稍早，父親塞錢要他搭高鐵，他回絕，說機車停在客運下站處。

他完全不排斥客運，喜歡用較高的視角觀察國道川流車輛，並在內心展開虛擬調度，一如孩提時他是每一輛火柴盒汽車的主人。

他的固執軟化了，在父親車上聽見九〇年代閩南語舊歌就已經軟化，那是母親聽的歌，跟年少時光畫上等號。

他突然很想念瑜，從背包拿出手機，打下一長篇連自己都不見得看得懂的文字，打完，又退回刪掉，拿不定主意說好與不好。

最後，在抵達臺北下車之前，簡短傳出幾個字：「喝完玉米鬚茶，妳對我的提問，已經有了答案。」

跨坐上老野狼，用力踩發啟動引擎，往回家的方向奔馳。

小說組 高雄獎 〈回到泉島〉評語 / 蔡素芬

本文先是寫兩位戀愛中的男女朋友，耀中和瑜北漂念書工作，瑜到了北部熱中投入新的文化，兩人感情漸淡，畢業後瑜決定南返定居，耀中留在臺北工作，直到兩年後耀中回高雄，兩人再見面。由此帶出耀中與父親的感情。母親過世後，父親搬去與女友同住，耀中感到無家可歸，到此時歸來，終得到父親的解釋，對妻子仍縈牽於心，耀中才得到釋懷，也因社會的歷練和個人的成長，而能了解父親當初喪偶的心境，在生活磨難中不得不依賴另一女人照顧起居。

敘述語境和對白很生活化，自然流露對愛情的遲疑和呵護、對親情的渴望與懼傷。而瑜代表陽光的存在，既南返組織工作室，努力在高雄生活下來，也不斷暗示耀中，他在高雄可以不是一無所有。所幸，小說的結尾，愛情與親情都有了陽光。

小說書寫在地平凡人的生活困境與青年北漂後，對家的情感，最終走向家的方向。在精神上頗能反映部分高雄青年面對的生活抉擇和城市小市民的生活圖象。

